



【人生随想】

暮年一晤非容易 ——想念少敏

□肖复兴

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,我与天津文学界关系密切。当时妻子还在天津工作,孩子也刚在天津落生,我常去天津小住,便也常参加天津的文学活动。那时候,各行各业蓬勃发展,天津文学界文学活动频繁,充满友情。

和我联系最多的是张少敏,也是他第一个邀请我参加天津的文学活动,让我打开眼界,重新认识自己,认识文学。当时,他在《天津文学》杂志社工作,热情邀我参加《天津文学》组织的活动,顺便可以和妻儿团聚。记得第一次活动,我从北京到天津,是他在火车站接的我,带我来到天津市第一招待所,是座漂亮的花园洋楼。那天,北京作家浩然、内蒙古作家冯苓植正巧也住在这里,少敏为我们彼此作了介绍,当晚和我们共进晚餐,边吃边说。虽然我与少敏,与浩然、冯苓植都是第一次相见,却仿佛熟悉已久。文坛和文学、作者和编者,都是那样让人感到温馨而美好,颇可信赖,像我想象中的文学本身一样。

以文会友,少敏成为我的好朋友,不仅经他的手在《天津文学》上发表了我的好多文章;以后,《天津文学》杂志社组织的活动,和天津其他单位的活动,也是他出面邀请我参加;又经他的介绍,认识了更多的朋友,如水蔓延,让我更多地领略不同的作家以及文学,还有我不熟悉的天津卫。

那时候,我常去建国路的《天津文学》编辑部找他玩。上世纪八十年代,那是座漂亮的小洋楼,历经岁月的沧桑与回黄转绿的生机,充溢在那里的木制楼梯,西式小窗和被书籍与稿件堆积得有些杂乱拥挤的办公室,是现在装潢时尚的写字楼或豪华气派的办公室无法比拟的,有着独有的文化气息和朝气。在那座小洋楼里,我能够依稀触摸到历史,也能推窗眺望未来,心气儿和我那时还算年轻的年龄相吻合。

少敏比我年长四岁,但我一直称他少敏,觉得这样叫他亲切。他为人敦厚,性情温良,对我一直青睐并关心有加。彼此交往熟悉之后,他知道我妻子刚从天津大学毕业,分配在天津工作,一时调不去北京,关心地对我说,总是两地分居也不是一回事儿,便劝我到天津

来。他对我说这事的时候,语调平稳,却格外亲切,如同一个老大哥。以后每逢想起,都恍若就在眼前,心里都感觉很温暖,很感动。

他不仅说,而且实实在在地替我忙活。他找到当时《天津文学》的老主编万力做工作,万力是天津作协的老人,人脉广,为人好,对我动了惻隐之心,为调我到天津做了很多工作。

调动,尤其是调到天津作协工作,毕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那时候,我刚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,留校当老师。我与万力并不熟悉,我知道,都是少敏为我在操心并操持调动的一切繁琐事宜。后来,鲍昌出任天津作协的领导,在他的帮助下,曾一度力主调我到天津作协搞专业创作,而且通过主管部门,已经要分配给我小海地的住房,他还专门派作协的秘书长到北京,联系调动的事情。

后来因为阴差阳错的原因,我没有能调到天津工作,但我心里清楚,调动背后的很多事情,有很多好心的朋友在帮助我。其中,少敏为我更是操心良多,他是我调动的主要推手。没有他最初的动议,没有后来他努力为我忙活,根本不会有日后调动中一系列的动作和成果。尽管我没有调到天津作协工作,但在这些年的日子里,我常会想起这一段不平常的经历,尤其会想起少敏。我就想,少敏为什么可以这样尽心尽力地帮我呢?我不过就是他的一个普通作者。就是那样的单纯,为的是朋友之间的友情吧,是惺惺相惜吧,少敏是从心里同情我、理解我,希望尽快帮助我解决两地分居的难题,可以让我更好地写作。

昨天晚上,少敏夫人和我联系上了,我才惊悉少敏已经于年初病逝。五年前,我们还曾电话联系过。不想,却中了陈寅恪诗中所说:“暮年一晤非容易,应作生离死别看。”

一晃,四十余年过去,上世纪八十年代远去,一切恍然如梦,唯有当时的情景,依旧清晰如昨,定格在眼前。想起少敏,想起那时候的文学,以及由文学蔓延出来的友情,是那样的清纯、清澈,如一杯清水,虽没有酒那样浓烈,却滋润心地长久。我真的很庆幸,遇见了少敏。我很想念他。他却走了。

(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,曾任《人民文学》杂志社副主编)

【行走笔记】

“山城”济南

□孙葆元

泉城济南,山城重庆。如何就有了“山城”济南?任何定位都不是用来固守的,发展打破定义,定义改变定位,是时代校正出来的认知。

前段时间,我走进济南佛慧山。在这座城市过去上千年的城建史上,它一直是荒山。北魏时期留下了几座造像,只有它们守护着这里的荒芜,随山岩风化去。曾经去寻访那座叫“开元”的寺,这两个字让人心动,是唐玄宗的年号,它的元年始于713年。这座寺始建于济南城厢,不知何故迁址于此,也算是一次城市的拓展。至今寺前石阶明亮如镜,那是游客的鞋底伴着岁月擦出来的。今日之开元寺,断壁残垣被今天的艳阳照抚着,这些残缺把人的眼光引向来路,看到更多的是一个城市的延伸。

如今,古寺前建起石的牌坊,只题“开元胜境”,把一条被山洪和脚步踏成的乱石路修成整齐的石梯。去过几次,因山高路远,到寺为止。山上有一座大佛头,高若层楼,以高寓雄,千年来俯瞰着这座城市,应该是变迁的见证者。我曾几次与“他”攀谈,“他”却不语,世界就在眼前。

突然听说山后又辟出一条彩路,平坦如带,好奇心驱使前往。那是一个周六,双休第一日是最开心的日子,有两天闲暇任你挥霍,山路上挤满享受时间的人,大人直走得喘气捶腿,孩子们一手握一个核桃在敲击。开始我没有介意,小孩子玩耍,什么新奇的玩法都能想出来。没走几步,就见又一个女孩一边走一边敲击核桃。孩子们组合起来,不约而同就不是偶然了,孩子们在干什么?再上几级台阶,听到一片敲击声,循声走去,路旁一道石梁如桌,卧在山路一侧,石后是山坡与松林,五六个孩子蹲在石梁前磕着核桃,声音就是从这里发出来的。忍不住问旁边的家长,家长告诉我,孩子们在引松鼠呢!

噢,这山上也有松鼠?看来孩子们不止一次上山,他们携带核桃,为松鼠而来。莞尔一笑,各自走各自的路,我们向后山走去。

后果然“新”了,打破原始就是时代的新。下几组石阶之后,便走上一条柏油道,中间有彩色的路标引导脚步,道旁有导游牌子,犹如城市里街坊巷间的标牌,告诉你此景何景。循着彩色的路走,就走进了深山,我们看到不一样的山,眼前一片凌乱的曲线勾勒出十数座不认识的山。不是“藏在深闺人未识”,是我们压根儿就没走进“闺阁”,才翻过门槛,她们的妆容就让我们惊艳不已。果然,一条柏油路伸向三个方向。在这里辨认,从路牌上推测全没有用,那些标识的地方没有去过,即使走过去依然是未知套着未知。走进未知的连环,可能是一次开拓,也可能是一次迷失。这里与熟悉的市井只隔着一座山。

我决定沿着彩路走,走进了一条既熟悉又陌生的山坳。说它熟悉,是六十年前我们每年春天都到这里刨鱼鳞坑,那是树坑,鱼鳞般遍布山坡。山坡像一个滑梯,但怪石嶙峋,就在石的坡上开凿掘坑,然后种下一株柏树苗。就这样熟悉了这里的山谷。山谷诱人,曾发誓走进去看看。人都有一种欲望,看见山就想登上去,不站上山头心里总留遗憾。万事阻挡了脚步,也阻挡了念头,心里所期盼的所有攀登都被搁置,只留下嗟叹。现在的行走竟是与早年时光的对接,原来我们从没有被阻拦,只是在安逸的城市里徘徊了一圈又回来了。

时光改变一切,当年的小柏树已经长成大树,绿葱葱从山底铺上山头,这山谷作证,一定有几棵树是我种的!哪几棵呢?不知道。它混在无数树木中,构成了林。有些事是不需要留名的,除了作品,没有一件商品留下工匠的名字。说工匠精神,伟大之处其实在此。

走出几步,山就变了。说是“横看成岭侧成峰”,直感到山在起舞,摇曳着、奔腾着,载着青松与红枫在身边跳跃。草衰了,山石的肌理展露出来,懂丹青的人都懂,那是大自然笔下的皴与点染,天地构成一幅画,走进去,不如意之处,稍加点染就是眼前的锦绣。记不住拐了几个山弯,突然就看到一片楼群,二十多层的高楼错落着排在山坳里。有几处人家的窗户遥对着山道,小区与山峦构成人间仙境。

济南城已经从泉水边延伸进山中,谁说这部分写字楼、商业楼、住宅楼不是山城?山里有泉,该怎样定位这样的居处呢?有一日,山中的小区之间架起高架桥,脚下这条彩路与高架路连起来,鲁中山区也许就真的成为山城。

一只松鼠突然翻过路边的石栏向我们跑来,它一点都不犹豫,熟人般跳到脚下,向我们讨要食物。我们都站住了,不约而同地把手伸给这个小家伙,没有准备,充满惊喜。我们有喂养小区流浪猫的经验,几番交道,不管有没有食物,只要邂逅,那些猫都会和我们玩一会儿。面对迎接我们的松鼠,实在拿不出礼物给它,心中充满歉意,于是对它说,对不起,下次一定给你带来!我们没有那些孩子的经验,敲着核桃走路。松鼠懂得,看到我们只张着手,掏不出任何东西,一转身跳着走了,它跑得很快,转眼就隐入松柏的林子里。

后面的路途就充满遗憾。松鼠是大山的精灵,我们在河北苍岩山遇到过松鼠,在西子湖边也遇到过松鼠,那里的松鼠直接跳到手上抢东西吃。前边又传来敲击核桃的声音,转过山弯,看到一位年轻的母亲带着小女孩边敲边用眼睛搜寻,我们告诉她,前边就有松鼠。那母亲闻听,说,快跑!母女俩向着有松鼠的地方跑去。

(本文作者为山东作家协会会员、《中华辞赋》社会员)